

中國文學入論第五種

中國詩詞概論

前金陵女子文理
學院國學系主任

劉麟生著

目次

一	中國詩的鳥瞰	一
二	論詩經	五
三	五古詩的演進	一一
四	樂府詩的盛時	二二
五	七古詩與近體詩的完成	二七
六	詩的散文化時代	四二
七	詩的模仿時代	四九
八	詩的變化時代	五三
九	詞的萌芽時代	六〇
十	詞的極盛時代	六四
十一	詞的衰落與復興	八〇
十二	詩話與詞話	八六

中國詩詞概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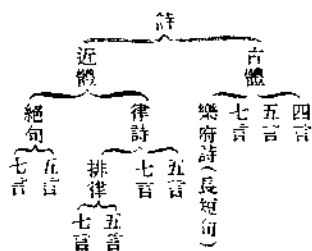
一 中國詩的鳥瞰

中國詩的地位 今日的中國詩是在兩大相反的潮流中過生活。一方面有學選體詩，學唐宋詩的學者；一方面有打破一切的自話詩人。我們中立於其間的人，似乎乘一隻小船，泛出了大海，一望無際，真不知何所適從了！我們還是做文縷縷的舊詩咧，還是做近於俚俗的自話詩咧，這也是作者不能回答的，要勉強的回答，無非是拿中國舊詩重新仔細研究一番，或者可以看出潮流的趨勢所在，和我們應取的態度咧。

或者有人以為中國詩是中國文學中最好的出品，有世界的立場。或者有人以為中國詩是貴族的消遣品，與大衆無關。這都是似是而不盡是的理論，值得我們的探討。

研究西洋文學的人們，都認識西洋敘事詩，是極發達的，像彌兒敦的失樂園，但丁的神曲，那些偉大的作品，是在中國文學中，不容易找得見的。中國敘事詩中長篇作品，不過有孔雀東南飛，秦婦吟等等，已經是難能可貴了。這固然是中國詩的遺憾，可是吟詩誦詩的普遍，是足以稱雄一時的。試看從前中國的讀書人，那一個不會做幾句詩，那一個不記誦幾十首或幾百首詩。吟詩實在可以代替唱歌。（中國文人本來不知道唱歌，不屑於唱歌）吟詩便可以算消遣的方法，完全說中國詩是貴族化，也未必然咧。（唐羅隱的詩中，很有幾句，變成今日的成語，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等等，可參看遜齋閑覽，謝編中國文學史卷七所引）總而言之，在文學史的方面，中國詩是很有重大的發展，與光榮的歷史。今後我們的責任，是繼續努力，以求更大的光榮。一方面補救我們詩中的缺陷（如長篇敘事詩）一方面不破壞我們特殊的貢獻（如律詩與詞）在社會的方面說，文人吟詩的普通習慣，是各國所無的。聯句酒令詩鐘，是我們生活上裝飾上特殊的出品，

也值得相當的保存。今後的展望，是恢復古代詩詞，在音樂上的應用，矯正詩詞中虛偽的說話，發揚民族中激昂踴躍的情感，而不是一律打倒舊體詩。所以我們研究舊詩，是求一個客觀的評價，不必阿諛，也不必謾罵。詩體，詩體的豐富與否，也與詩的發展，極有關係。依我國的習慣說，詩的分類，可如左述：



以上的分類，有三大缺點：(一)詞與散曲，實在是新體詩，也可以加入其中。此外白話詩，又可以算一種詩，上文都未列入。所以上面詩的分類，可以說是狹義的舊體詩了。(二)樂府詩有古今之別，古樂府詩，多長短句，變為後代的歌行體和雜體詩，如「三五七」之類。至於唐朝的七絕，宋代的詞，實在有樂府的功用，反不屬於古體詩了。上面所說的樂府詩，也是一種相對的而非絕對的用法。此外有一種不甚普遍的詩體，為六言詩，可以屬於近體詩。

舊詩分類，以宋嚴羽《滄浪詩話》為最詳。其中有以時分體的，如「建安體」、「晚唐體」之類；有以人分體的，如「徐庾體」、「山谷體」之類；有以風格分體的，如「玉臺體」、「香奩體」之類，共有九種之多。大率拿作風做原素。要是以外形做原素，那麼分類的方法，便不能很多了。嚴氏所分的體裁，加以題目分體為吟、謠、唱、弄等等，那種區別，早已不存在了。所以有幾種分類，是無甚意義的。除了上面簡表所說的以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拗體詩。這實在是近體詩，其中有幾個字，是不調平仄的。唐朝的李杜，是此體的創造者。（參看謝无量詩學指南，附譯兒島獻告中國文學，第二十九章）

詞的分類，共有三種：小令，中調，長調。不及六十字者，為小令；六十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字以上為長調。（填詞圖譜）小令中最短的為十六字令，長調中最長的為鶯啼序，共二百四十字。最簡的通行圖譜，如舒夢蘭的白香詞譜，僅收一百闕；萬樹的詞律，共收六百六十闕；欽定詞譜，共收八百二十六闕，真是集大成了。（參看

徐純詞苑叢談卷一 吳梅詞學通論第一章

做散曲的人，遠不如做詞的多，所以略而不論。白話詩有用韻的，有不用韻的，格式全不一律，也不及贅述了。詩韻及詞韻，詩韻不合於現代人的應用，是無可諱言的。青韻與侵韻的區別，只有廣東人知道。東韻與冬韻的區別，祇有福建人知道。我們說國語的人，不知道夜字何以在禡韻中，匹字何以在質韻中，是幾個很普通的疑問。總而言之，現行的詩韻，是保存了很多的古音，爲大多數人所不容易了解，不容易記憶的。應如何精密的修訂，造成一種標準的詩韻或詞韻，這是今後國家文化機關所應有的責任了。現在祇從歷史方面，略述詩韻與詞韻的演進咧。

詩韻變化的大關鍵，在四聲的發現。這是在南北朝時代，梁沈約是此中的主人翁了。在發明四聲以前，古韻的根據是什麼？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毛奇齡、戴震、孔廣森諸人，發明所謂陰陽通轉之說，這大近於專門，我們可以暫時不論咧。（參閱張世祿中國聲韻說概要）

四聲發現以後，一直到了現在，詩韻的演進，也是很繁複的。簡單的說起來，便是從二百零六類的韻（隋陸法言切韻）逐漸變成今日一百零六類的詩韻（南宋劉淵平水韻）。現在對於古今的韻書，先做一個鳥瞰。最早的詩韻，有魏（曹魏）李登的聲類，晉呂靜的韻集，都見隋書經籍志，可惜書已久佚了。就是齊梁之際，沈約所做的四聲譜，周顒所著的四聲切韻，也失傳很久。隋朝陸法言撰切韻，分二百零六類。唐代孫愐改訂之爲唐韻，都是今日看不見的。宋真宗時代，又拿唐韻增損一番，名爲大宋重修廣韻。同時又編纂集韻、禮部韻略，以爲科試之用，都仍舊保存二百零六類的面目，這是現存的古詩韻咧。

金代平水人（山西絳縣）王文郁，併合舊韻，爲二百零七類。後來南宋理宗時代劉淵（亦平水人）重刊其書，叫做王子禮部韻略，這就是現在所謂「平水韻」了。元陰時大撰韻府羣玉，又拿上聲攝韻刪去，變成了一百零六類的詩韻。於是成了今日的詩韻。明太祖曾經命宋濂等併合四聲，爲七十六部，撰成洪武正韻一書。但是未

會通行。

以下便論詞韻：

概括的說起來，詞韻上去通用，是比詩韻爲寬。最早的爲宋朱希真應制詞韻十六條，早已不傳。紹興中有綠斐軒詞韻，是元明間人所僞託，到現在仍通行。可惜沒有入聲，令人疑爲北曲而設。

清代是研究詞韻最發達的時代。通行的有沈謙的詞韻略、吳煥程名世的學宋齋詞韻、戈載的詞林正韻、戈書取兩宋人的詞，悉心審定，然後成了這部書。所以異常精確，是詞韻的權威了。（參看王易詞曲史第六章吳梅詞學通論第三章）

詩詞的選本。詩人的作風，不是在選本可以看得出的，必須要看他們的專集。可是爲入門起見，不得不有好的選本。詩詞的選本，固然不少佳妙的，可是不失之太多，便失之太陋。我們應有斟酌的地方纔好。

先論選得最富的書籍有註釋的詩經以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爲最善（梁啟超語）漢魏六朝詩有郭茂倩的樂府詩集張溥的漢魏百三家集丁福保的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唐詩有欽定全唐詩御定全唐詩錄宋詩賞然以吳之振的宋詩鈔爲巨擘了。此外有元好問的中州集顧嗣立的元詩選朱彝尊的明詩集錢謙益的列朝詩集至於王闓運的八代詩選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也是可備一格的選本。

詞的方面，有毛晉的宋六十名家詞，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朱祖謀的強村叢書，都是些有名的彙刻專集。咧，以下是簡要的選本，漢魏六朝詩的方面，有沈德潛的古詩源，王士禛的古詩選，唐詩有王安石的唐百家詩選，以後各朝的詩，便沒有佳妙的選本了。王士禛的古近體詩鈔選固精，不免有些偏見。（如近體詩祇選七律便是）

詞的方面，有張惠言的詞選，稍多的，有成兆麀的唐五代詞選，朱祖謀的宋詞三百首，都很精審。更多的，有馮煦的宋六十一家詞選，至於朱彞尊的詞綜，豐富而不甚精粹，主張還算中正咧。

總而言之，選擇精審，又無偏見的歷代詩詞選本，是極不容易看得見的。讀者祇有多讀幾種好的選本，便可以進一步讀相當的專集了。

二 論詩經

詩經的來源 孔子在論語上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可見得詩經本來叫做詩，不叫做詩經。詩之稱經，自後人始。」莊子天運篇說：「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或者詩經之名，也不是很晚呢。六經中，以詩經爲最可信。像書經禮記，被後世學者攻擊懷疑，無所不至。但是詩經的作品，仍舊到今日能維持其尊嚴。所以詩經不但是中國最早的文學，也是最古的書籍。那麼詩經的編輯人，究竟是誰呢？

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那麼三千的古詩，又何自而來呢？禮記王制說：「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漢書藝文志也有采詩之說，但是這個采詩與刪詩之說，經過清代學者崔述方玉潤的考證，都認爲無據咧。（參看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卷上三六至三九頁）

孔子刪詩之說，唐代學者孔穎達，已認爲不可靠。詩譜敘疏說：「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論語所謂『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這是說正樂，不是說刪詩。黃洽詩經精義引宋彞尊之言曰：『聖人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誦詩三百，皆子所雅言。豈從刪後言之歟？然則詩何以逸也？一蔽於風，一裂於齊魯韓之分門，一缺於竹帛之脫遺，一亡於魯之記誦，讀詩不可不知也。」張世祿說：「詩經始必爲孔子所刪削編定，惟當時通行最廣，流傳最盛，諷誦最多，蓋僅此三百。孔子亦因其俗耳三百之外，則或以意義辭句重複過多，或以不合其應世致世之目的，孔子遂不錄耳。」（中國文藝變遷論二十四頁）

詩經的史地 現在要從空間時間，來觀察詩經除了商頌之外，如國風小雅大雅頌，顯然都是同代的作品。

商頌的作者，毛詩序以爲是殷朝人。史記宋世家以爲是宋國人作的。（胡小石中國文學史四三頁）那麼也是周代的作品了。陸侃如馮沅君最主張詩是東遷以後的出品，頌的時代最早，雅次之，風又次之，南最晚出。（參閱中國詩史卷上五四至五五頁）

再觀產生的地方，如周召二國是在今日的陝西，邶鄘衛在今河北之南河南之北，齊魯曹是今日之山東，秦幽是今日的陝西，其餘都是在河南的國家，所以詩經完全是華北的出品呢。

詩經的組織，詩經共三百零五篇，相傳尚有南華等六篇，笙歌有其義而無其辭，其篇目可如下表。

國風 周南召南 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幽

小雅

大雅

頌 周頌魯頌商頌

照上面看起來，詩的大分類，不外風雅頌了。風雅的解释，各家頗有出入，今錄之於左。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譏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重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詩人序）

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朱彥詩經集註序）

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雅用于人，頌用于神。（鄭樵通志）

風雅頌以音別也。樂記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據此則大小雅當以音樂別之。（惠士奇詩說）

最後的主張，是根據於音樂的立場。本來詩經與音樂，有特別的關係，所以詩經的分類，按照音樂，是頗有見地呢。南宋王質程大昌主張分南風雅頌四部分，清代顧炎武口知錄也說：『南幽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參看中國詩史卷上論二南的獨立）明乎此，那麼詩的新分類，可以不煩言而決了。

其次關於詩經的組織，祇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一是六義；一是詩序。

六義的順序，照詩大序和周禮，都是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孔穎達詩經正義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作用，風雅頌，乃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換句話說，風雅頌是詩的體裁，對音樂而言；賦比興，是詩的方法，對修辭而言。風雅頌已在文論列過，賦比興的意義如何，也有數說：

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鄭玄周官注。
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詩經集傳。
賦尚敷陳，修詞中之直敘法。比重取其譬修辭之象徵法。興則由彼及此，修辭中之聯想法也。陳鍾凡中國文學通論。

最後要說到詩的贅瘤物，就是詩序。詩經中每篇之前，皆有詩序，譬如鄭風青青子衿詩，詩序說：『刺學校廢也。』朱熹說：『此亦淫奔之詩。』真可謂背道而馳了！究竟詩序是什麼東西，關於此點，不能不曉得詩有大小序之別。普通以關雎的序爲大序，以後的詩序，便稱小序。鄭康成詩譜以爲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毛亨）合作。後漢書以爲是衛宏所作。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讀詩，還是用主觀的見解好，不要爲這些烏烟瘴氣所誤。纔是（參閱胡樸安詩經學十六頁至二十一頁）。

說詩的派別 以上所說的六義和詩序，都是研究詩經的種種魔障。此外還有一個大魔障，就是正統派的說詩，與非正統的說詩。現在先引隋書經籍志的話，以見詩經最初傳授的狀況。

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深雅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南陽，則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漢衛宏，傳授於嬰，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自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詁，解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毛詩鄭箋，是正統派的說詩。他們是尊重序傳的。到了宋代，學者多以己意說經。歐陽修的毛詩本義，開其先。

錄。鄭樵的詩辨妄，程大昌的詩論，專攻毛鄭和小序。宋子的詩集傳，亦廢棄小序，不用元明讀詩，多守集傳，到了清代康熙乾隆時候，漢學始大盛。最著名的書籍，有陳啓源的毛詩稽古篇，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的毛詩後箋，而陳奐的毛詩傳疏，舍鄭用毛，尤爲精闢，他們都是注重名流訓詁的。

作家與作風 詩經的詩，大部分是沒有作者的，但是以下的詩，是自身說出作者的名字，那是最可靠的：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小雅節南山）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大雅崧高）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小雅巷伯）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大雅烝民）

此外周公作鸛鳴，見於尚書，許穆夫人作載馳，見於左傳，衛武公作抑，見於國語，衛武公又作賓之初筵，見於小序，常棣是周公或召穆公做的，見於國語與左傳，其餘便不可考了。

關於作風，我們分頭研究，以見古代四言詩成功之偉大。

（一）體製的豐富 詩經是古今四言詩的大成，後人無論如何仿製，都及不上他。像束皙的補亡，陶潛的停雲，已經是費了很大的氣力，不過如此。但是詩經的四言，也多變化。學虞文章流別論曰：「古詩之三言者，一振振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其次每篇每章的多寡，也是不同。每篇有二章的，如騶虞，有十六章的，如桑柔，每章有三句的，如甘棠，有十二句的，如韓奕，也不一律了。最重要的是材料豐富。詩經中，以抒情詩爲最多，如谷風，但是敘事詩，如常武，祭祀詩，如思文，描寫詩，如大田，諷刺詩，如山有樞，教訓詩，如抑，農家詩，如七月等等，無一不備。

（二）修辭的美麗 先看漁洋詩話所說：

余因思詩三百篇，真如化工之造物，如燕燕之傷別，鵲巢竹竿之思歸，兼葭蒼葭之懷人，小戎之典制，碩人文章，寫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寫春陽之明麗，而終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東山之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歎於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寫團圓之致，遠歸之情，遂爲六朝唐人之祖，無洋之，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泚，爾牧來思，何踐何勞，或負其簪，麾之以旌，舉來既升，字寫生恐，更道前戲，盡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

其所以然的緣故，就是當時已善用重言，文心雕龍物色篇說：

灼灼狀桃花之鮮，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依依盡楊柳之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杲杲爲日出之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濕濕凝雨露之狀，雨雲潤澤，見則目消，晴暗逐黃鳥之聲，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嚶嚶，嗚嗚學草蟲之韻，嗚嗚卓卓趨趨阜蟲。

文心雕龍又說：

皎日嘒星，一言寫理，謂子不信，有如皎日，譬彼小星，三五在東，參差沃若，爾字窮形，參差荇菜，其葉沃若。

是比喻雙聲疊韻，無一不用得很多呢。

(三) 派別的互異 可看左傳上季札聆樂的一段。雖然說樂，可是詩筆也是如此啊。

爲之歌周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勳而不怨矣。』爲之歌鄘，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爲之歌魏，曰：『美哉！滂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豳，曰：『美哉！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曰：『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閭閻有真，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萬暨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四) 用韻的繁複 詩經用韻的變化，簡直匪夷所思，是後人詩中所夢想不到的。顧炎武的詩本音，祇舉三

例，孔廣森的詩聲分例，說詩經的韻例，有二十七子，以此南毛詩正韻增到七十四，我們無暇詳別，舉幾個例子罷了：

一韻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轉韻例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句中韻例 『日居月諸。』

首二句不入韻例。『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丞也無戎。』

周頌中不用韻的很多。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是全不用韻的。如『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緯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研究古音，是一件極困難極專門的一件事。顧炎武提出二個重大原則：一是古代四聲一貫。一是古人韻緩。詩經的影響，詩經的影響，可以分爲兩種。一是在當時的影響，一是對於後代的影響。詩經在當時的影響，完全是因爲音樂關係。馬瑞辰說：『詩三百篇，未有不入樂者。』顧炎武則主張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日知錄』卷三：『無論如何，一部分是可以歌的，而當時人士，幾於無人不能歌詩。』左傳：『晉文公出亡，說：『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傳公二十三年）。』

章學誠謂六藝以詩教爲最廣。『文史通義詩教下』：『這完全是因爲歌詩的關係。此外引詩之例，也是不勝枚舉。所以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均見論語）可見詩經在當時，是用途極廣的。對於後代的影響，是怎麼樣呢？單就文藝一方面說，也可發現幾層的用處：

（一）四言詩的模範。詩經是四言詩的極軌，後人做四言詩，到今日未嘗絕迹。無一不奉詩經爲楷模。而且後人做墓誌銘，做像贊，做祭文，無一不用四言。韓愈平淮西碑的銘，便是受了詩經的極大影響。李義山韓碑詩說：『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明堂詩。』韓愈實在是中興四言詩的第一人！

（二）中國文學的基礎。張世祿說：『歐洲而無荷馬詩，則魏琪爾但丁彌兒頓諸人，或永不產生於世上。中國而無詩經，則楚辭以下之文藝，亦將無以產出。歷史連綿生長之關係，亦可於文藝觀之也。』中國文藝變遷，（論）這話甚爲允當。試想中國各種文體各種詩體中所用的字彙典故，重言雙聲疊韻，以及命意造辭的方法，何一不由詩經導之先路。章學誠說得最妙：『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

也。『文史通義詩教上』又說：『學者惟拘聲韻謂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詠之文，皆本於詩教。』（詩教下）

（三）詩經與日常生活 我們所用的習語，如宴爾新婚（谷風）二三其德（氓）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采芣）我們說話寄信，那一個不用他。什麼關雎麟趾（用關雎麟之趾詩）鴛鴦福祿（用鴛鴦詩）我們在婚席上，處處可以看見。詩經造福於我們，是太多了。

（四）古代典章文物的參考資料 大雅韓奕詩說：『其殺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讀此可以知古人宴會時的食品，小雅楚茨說祭祀的禮儀詳細極了。（顧頡剛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可以見得上古時代吉凶軍實的禮節，一切都可以在詩中看見例。

三 五古詩的演進

西漢詩的辨偽 關於我們五古詩的發達，可引用徐師曾的文體明辨中幾句話。他說：『逮漢蘇李，始以成篇。嗣是汪洋於漢魏，汗漫於晉宋。至於陳宋，而古調絕矣。』這句話很賅括有致，但是對於五古詩的起源，與近代學者的考據，結果立於反對的地位。他的意思，是以西漢蘇武李陵贈答詩，為最早的五古詩。梁鍾嶸詩品，唐釋皎然詩式，也是如此主張。可是西漢的五古詩，儘管很好，為我們所傳誦，不能不承認其為偽。現在分述於下：

（一）蘇李贈答詩 從考據方面，證出蘇李贈答詩，不是西漢人的作品，最早有劉知幾的史通雜說，蘇軾東坡志林，後來有顧炎武的日知錄，梁章鉅的文選旁證，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都以為與當日情事不合。譬如李陵詩說：『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東坡以為不當有江漢語，即是一端。

（二）古詩十九首 五古詩中最早最佳者，當推古詩十九首。昭明太子文選，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詩的上面。徐陵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等九首，為西漢枚乘所作。劉勰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為東漢

傳毅所作。王世貞以爲中間雜有枚乘或張衡蔡邕的作品，也未可知。胡適說：『蕭統還不敢說是誰人作的，徐陵生於蕭統之後，卻敢武斷是枚乘的詩。這不是很可疑的嗎？』（白話文學史五六頁）

最初反對古詩十九首是西漢人作的，有顧炎武日知錄曾說過：『孝惠諱盈，枚乘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可知爲後人擬作，而不出於西京。』（關於此點，古層冰漢詩研究，又反駁之。）近來學者，如徐中舒、張爲、駱陸侃如，都有詳細的論列。（參看陸蠡中國詩史卷中四三至四四二頁徐中舒古詩十九首研究見立達季刊）

（二）卓文君的白頭吟與班婕妤的怨歌行 據陳鐘凡在漢魏六朝文學上說：前一首詩，王粲新詠樂府詩集皆本嘗說卓文君作。後人附會西京雜記之說，將此詩歸之文君。後一首詩，不載漢書外戚傳，班固是她的姪孫，不應疏略不說。

但是以上的詩，雖然是些僞作，我們不可不知，不可不讀。因爲他們都是中國的好詩。沈德潛古詩源說：『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中間或寓言，或顯言，反覆低徊，抑揚不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而入，此國風之遺也。』王士禛詩句說：『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方東樹昭昧詹言說：『十九首須識其天衣無縫處。』可以想見古人批評的一般。這種贊美的批評，未必就能反證辨僞之說，因爲我們讀最初五古詩，像傳毅的述志詩，多半樸實非凡，與十九首詩的和雅圓潤，相去懸絕。單就修辭上說，也很可以發生疑慮。』

建安文學與五古詩的告成 五古詩究竟起於何時，是讀者所渴欲知道的，據現代學者所推論，是起於東漢，完成於東漢末年。便是建安時代。建安是漢獻帝年號，所以建安文學，是包括東漢末年到三國時代。那時候的作者，如魏氏三祖，都是三國時代的政治領袖。

五古詩像其他事物一樣，不是平地突起來的。樂府詩（留待後論）中，也有五言詩。西漢時候，已經有了。（李

延年『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等句，可以爲例。但是純粹的古詩，在東漢始有可數的作家，最著名的，要算蔡邕父女和秦嘉夫婦。（參考中國詩史四二三頁）

東漢最早的五言詩作家，爲班固傳毅。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他的漢書（前漢書）是與史記相伯仲的。他的文學，如兩都賦，可與他的史學并傳。鍾嶸詩品說：『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詠史詩是一篇五古詩。班固的同時人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所作述志詩，是一首四言詩，無甚意味。至於五言詩，古詩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據文心雕龍說，爲傳毅之詞，是篇絕妙好辭了。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陵。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蔓草

東漢中葉的作品，爲我們所稱道的，有蔡邕的飲馬長城窟行，張衡的同聲歌，秦嘉徐淑夫婦的贈答詩。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長於碑銘及書法。他的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作古辭，王新亭詠以爲邕作，所以尙無確定的說法。此外翠鳥詩，也是五言。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他是文學家兼天文家，以兩京賦出名。其次爲回愁詩，是騷體。的七言詩。同聲歌爲五言詩。其中句子如『思爲范滂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衣幃，在上衛風和』。是陶淵明的閒情賦所自出。秦嘉夫婦的事蹟，不見正史。嘉的留郡贈婦詩三首，任序云：『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而別，贈詩云爾。』據太平御覽諸書所說，徐淑是一個節婦。詩品說：『夫婦事既可傷，文亦淒怨。』今錄秦嘉的詩一片。

人生如朝露，世多屯。哀歌當早至，共會當暮晚。念當暮時夜，去日遙遠。遺車迎子還，生有後客返。省書情慘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慨然。起來如新暈，閉牖不能卷。

蔡琰是蔡邕的女兒，字文姬，長於文學與音樂。初適衛仲道，夫亡無子，爲胡騎所獲，歸南匈奴左賢王，生二子，曹操念蔡邕無嗣，把她贖回中國，嫁給陳留韋玄成。這就是後人所樂道的文姬歸漢一段故事。她感傷亂離，做了二首五百四十字的五言詩，名叫悲憤詩，哀感淒惻，至今還能動人。其中句子，如『見前抱母頸，問母欲何之。人』

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與王粲七哀詩所說『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真是異曲同工。劉琨是建安時代的人，但是與建安時代的文學家少往還，少唱和，所以很多人，不把她列在建安文學之中。其實她的作品，置之建安文學作品中，也無愧色。現在便要論到建安文學，在政治上，建安時代，是中國由統一入割據的過渡時代。這時候的人才，風起雲湧，有繼武春秋戰國時代的氣象。單就文學一項而論，已經可以不朽。而文學不朽的原因，又以五言詩的成熟爲最重要。所以我們應先注意五言的作家。

關於此點，先說曹氏父子。後來略敘建安七子。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追諡武帝。他的兒子曹丕，字子桓，諡文帝。曹植字子建，諡陳思王。丕納袁紹媳婦甄氏，生曹芳，字元仲，諡明帝。都是些大詩人。曹操是我國歷史上罕見的英雄，兼擅文武之才，與唐太宗相似。但是李世民的詩，遠不如曹操的詩筆力沉雄。這是有定論了。曹操的四言詩，短歌行，如『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之句，是詩經後絕無僅有的好詩。五言詩，如苦寒行，薤露，都異常的悲壯，不是東漢時代的古樸詩。所以詩品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

曹丕的詩，以新詩爲最佳。就是詠懷一類的詩，劉勰稱其洋洋清綺。陸時雍稱其優柔和美。這都是確評。但是他還有一個貢獻，便是七言詩。張衡的回愁詩，是近於騷體。曹丕的燕歌行，是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不可不注意。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曉夜哀歌守空房。愛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瑟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星相照，兩獨何辜限河梁。

曹植的詩名，在建安文學中，是首屈一指。鍾嶸說：『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劉勰說：『下筆琳琅，體貌英逸。』杜甫說：『文章曹植波瀾闊，沈德潛說：『子建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歸納起來，他的詩，既長於謀篇，又長於遣辭，并且音調鏗鏘，所以能爲古代詩的極軌。王世貞藝苑卮言

也說得好：『子建流麗，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這真是詩的進化觀念咧。

讀曹植的詩，須時刻不要忘了他的境遇。他雖然是貴公子，可是因為了曹丕的嫉妬，遭遇不佳，心境惡劣，所以每多怨憤之詞。贈丁儀、贈白馬王彪三良詩，雜詩都是抒情的，好詩最可以代表他的作風。他在雜詩裏面說：『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真是懷怨之極了。』七哀詩也是如此。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欺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險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其次的詩才，當於建安七子中求之，試看曹丕的典論所說：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駿騁於千里，仰齊足而并馳。

魏文帝與吳質書和劉楨文心雕龍對於七子的文學，都有重要的論列。可是對於他們的五言詩，批評不詳。七子中的詩才，要以王粲劉楨爲巨擘。文心雕龍說：『仲宣溢才，佳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詩品則說：『楨詩直骨凌霜，高風誇俗，但氣過其文，雕潤很少，然自思王以下，楨稱獨步。』詩品批評王粲則說：『發憤之辭，異曹劉之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但是當代詩人，如潘岳劉琨，都出於王粲。〔詳見詩品〕就是杜甫的詩，也受他不少的影響，所以方東樹說：

自仲宣從軍五言，杜公時效之。

仲宣最爲沈鬱頓挫……陳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

他們的名作，爲人所傳誦者，有王粲的七哀詩，從軍詩，劉楨的贈五官中郎將及公讌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徐幹的室思飲馬長城窟行，其中七言多於五言，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此外在七子之外的，有孔融的雜詩，繁欽的定情詩，應璩的百一詩，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有了這多大詩人，五言的可以告成立了。此後最大的詩人，便是阮籍。籍字嗣宗，是上文所說阮瑀的兒子，才